

不吃不理性：從瑪莉安的情傷， 看《理性與感性》的拒食、進食， 以及餵食

陳建龍*

摘要

《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似乎始終聚焦於代表理性的姊姊愛蓮娜(Elinor)與代表感性的妹妹瑪莉安(Marianne)，二人成為牽繫敘述主軸的兩股主要力量，而詹寧斯太太(Mrs. Jennings)的詼諧戲謔就穿插在其中。本文從飲食論述的觀點出發，視詹寧斯太太為調和理性與感性的要角，將入世的物質性與關懷，透過飲食，揉合理性與感性二者。壓抑小我的情感，遭受情傷而不透露的姊姊，晚餐全家相聚，默不作聲，強迫自己進食；無視大我的和諧，遭受情傷而昭示天下的妹妹，晚餐全家相聚，哭鬧哀號，當眾表示拒食。吃與不吃，成為尺碼的兩端，丈量入世的深淺，探知理性與感性是否交互影響，逐漸融合？在這樣的影響融合中，詹寧斯太太發揮不可磨滅的重要性，餵食、逗笑，供給溫飽，我們所看到的，不再是個粗鄙的甘草人物，而是關愛的入世引導。

關鍵詞：飲食文學、《理性與感性》、飲食幽默、珍·奧斯汀

* 本文110年1月11日收件；110年5月11日審查通過。

陳建龍，世新大學英語暨傳播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alvindahn@gmail.com)。

Denying and Dining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A Food Discourse on Mrs. Jennings' Healing Feeding

Alvin Dahn*

ABSTRACT

Sense and Sensibility seems to focus on the two sisters, Elinor and Marianne, and they in turn seem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narrative which effervesces from time to time with laughter of Mrs. Jennings or caused by Mrs. Jennings. This thesis,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food discourse, argues otherwise. Elinor, representative of “sense,” acts as a food consumer in this discourse; Marianne, representative of “sensibility,” acts as a food denier in this discourse; Mrs. Jennings, the hinge and the coordinator betwe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acts as a food provider. Elinor the consumer conceals her feelings of pain and dines at table while suffering quietly; Marianne the denier expresses without reserve her feelings of pain during dinnertime while imposing her gloom on the entire room. Denying and dining seem to be the two ends of a yardstick against which we measure how much sense is mellowed with sensibility and sensibility is mellowed by sense. In this mellowing, we see the indispensable contribution of Mrs. Jennings, who feeds, laughs, and provides, not as a happy fool, but as a caring mother figure.

KEYWORDS: food discourse, *Sense and Sensibility*, food humor, Jane Austen

* Received: January 11, 2021; Accepted: May 11, 2021

Alvin Dah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Applied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alvindahn@gmail.com).

在珍·奧斯汀 (Jane Austen) 的《 理性與感性 》 (*Sense and Sensibility*) 中，達許伍德 (Dashwood) 姊妹——愛蓮娜 (Elinor) 和瑪莉安 (Marianne) 一直是鮮明的對比。不論是個性、社交、價值觀，姊妹倆總是有著相當程度的差異：妹妹生性浪漫，姊姊理性行事；妹妹我行我素，姊姊顧全大局；妹妹傾心的對象危險、浪蕩；姊姊心儀的對象憨拙、木訥。姊妹二人一如書名，一開始就是兩個陣營，而讀者也得以在姊妹二人之間，尋得不同的認同。這樣的對比，在故事的發展中，則隨著姊妹二人的共同經歷、相互扶持，在結尾處變得不再強烈明顯。感性的妹妹，因為情傷而趨向理性；理性的姊姊，因為戀情而沾染感性。然而在此之前，妹妹瑪莉安迷上了浪蕩子魏勒比 (Willoughby) ，又一路從滿懷希望到徹底絕望，盼著兩人的婚事，卻盼出了幸福的幻滅與背叛的面目。在情傷之中，姊妹二人之自處與反應，呈現極端強烈的對比，並且在一般的情緒表現外，再添一種特殊的意象——飲食，使得對比更加多元、多義。

在瑪莉安的這場情傷中，飲食也構成了姊妹互為對比的特徵，吃與不吃成為性格的外在體現與溝通模式，傳達內心訊息。如果先試著以極簡單的方式，來看飲食作為這場情傷中溝通的語彙，那麼浪漫任性的瑪莉安，使用的飲食語彙或意象就是不吃；理智得體的愛蓮娜就是吃，而且是大家一起用餐的社群參與。並且在兩姊妹的吃與不吃、拒食與進食之外，還有不斷張羅、勸吃勸喝的詹寧斯太太 (Mrs. Jennings) ，而她的溝通語彙就是餵食。拒食的感性、進食的理性、餵食的善良本性，在這部小說佔了絕大比例的瑪莉安情傷之中，強化了敘事發展，並讓敘事之外，有了對應的意象語彙。本文主旨，便是試圖從拒食、進食、餵食的飲食態度與意象，了解生理上的飲食，如何

在敘事上介入心理的情傷，成為三種不同性情的表徵，協助敘述的完成，也造就情傷的救贖。

飲食與療癒，在歷史上行之已久，食膳、藥膳，相互為用，在飲食文化與生理生養的邏輯上，飲食與療癒便息息相關。而作為文學意象，探討情傷，醫人身的飲食便得以進一步醫人心了。可以說，飲食作為療癒之道是很反柏拉圖式的方法，因為按照柏拉圖的二分法，靈肉分離，二者不通，豈能以口腹通性靈？以飯酒醫心病？不過，其實不管作為文學的意象，還是作為文化的現象，一旦飲食開始慰藉人心，大家似乎就把柏拉圖拋到腦後，一杯熱茶，一碗雞湯，一巡酒，也就能安心提神而澆愁了。靈魂與肉體，心理與生理，不僅是距離拉近，甚至是彼此相通，這種推翻靈肉二分，既以飲食生養又以飲食撫創的實踐，於文化、文學中的例子，比比皆是，《理性與感性》即為一例，並以三向的飲食態度，進行飲食意象的對話。

在這場情傷中，妹妹瑪莉安為主要角色，不滿十七歲的她（第三章的設定），代表的是感性，表現出的是拒食。拒食與沒胃口或中文所說的「茶不思，飯不想」是截然不同的。拒食（denial of food）是明知餐飲為其所需而拒絕餐飲之供給與攝取。沒胃口（loss of appetite）或「茶不思，飯不想」是因病痛、感傷、受挫等因素，而失去生理需求的感知。凡恩（Ben Fine）在反駁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厭食症（anorexia）的定義時，便指出「厭食所牽涉的是否認胃口，而非失去胃口，且更加顯著的伴隨身體的衰敗」（42）。¹也就是說，厭食是一種意志的表現，一種意識的行為，並非一種生理需求的感知消失後（不餓了、不渴了），所做的順應消失的行為，瑪莉安的拒食，便屬於這一類。在第十六章的開頭，我們看到「瑪莉安會怪自己不可原諒

¹所有原文非中文之引文，除非特別引註或說明，均為筆者自譯。

的，如果跟魏勒比分開的第一晚就睡得著。她也會覺得沒臉面對家人，如果第二天早上睡醒沒比前晚更憔悴」（奧斯汀 61-62）。於是，就在戀人分離必相思，相思必愁苦的浪漫情懷下，瑪莉安有意識地鬧苦，也就是符合她少女感性的想像，刻意折磨自己，「她徹夜不眠，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哭，帶著頭痛起床，說不出話，也不願意吃任何食物，讓媽媽、姊姊相當相當難過，又不許他們安慰。她的感性還真是強大！」（62）。但在此處，真正的情傷根本還沒開始，浪蕩子魏勒比只是找了個藉口離開，還沒人揭發他是個追逐財富玩弄女子的惡棍。即便如此，我們也已經感受到瑪莉安感性爆表的威力。

瑪莉安所為，有兩件事符合凡恩的定義：一、否認胃口，拒絕進食；二、伴隨身體的衰敗。那麼瑪莉安的行事邏輯應該是：愛情為大，任何相戀而不相見的情侶，都必須為相思所苦，日漸憔悴，最後最好能達到不吃不睡的境界，瀕臨香消玉殞的邊緣。但是瑪莉安不是沒胃口、吃不下，而是「不願意吃」（unwilling to take），與同時並列的「說不出話」（unable to talk），馬上形成對比。經過一夜的折騰，頭也疼了，嗓子也許也哭啞了，那麼就的確無法說話了。但是「不願意」便是動用意志，那麼瑪莉安的拒食也就成了動用意志的選擇了。既然是拿定了主意不吃，用來表達對愛情與對方的忠誠，那瑪莉安的拒食也就成了象徵、符號、溝通方式。之所以說這是溝通方式，是因為這拒食的行為是用來傳遞訊息的，所以這樣的拒食是不能沒有人見證的，也就是人愈多愈好，比如晚餐。所以稍早，要找瑪莉安第一次覺得必須「不吃飯、不講話」的時候，便是大家都在的晚餐時間。早餐，是剛剛起床，自家人吃得簡易的一餐；晚餐，是大肆張羅、大宴賓客的一餐。拒食，作為忠於愛情的宣誓，當然得在晚餐。是的，如果要大家都知道，就必須是晚餐；是的，沒有午餐這件事。在《珍·奧斯汀

與飲食》(*Jane Austen and Food*) 中，連恩 (Maggie Lane) 指出，早期午餐不盛行，所以連個固定的名稱都沒有，時而數詞交替或並行，按照連恩的說法，大致是由剛開始的 *noonshine* 一詞演變為 *nuncheon*，之後再演變為 *luncheon*，然後再是今日最通用的 *lunch*。而在此處，奧斯汀用的，就是 *noonshine* 這個字，「僅僅用了一次，就是在《理性與感性》中，用來描述魏勒比囫圇吃了一頓冷牛肉配波特酒」(34)。² 根據連恩的考據，在約翰遜博士 (Dr. Samuel Johnson) 1775 年版的《字典》(*A Dictionary*) 中 *lunch* 或 *luncheon* 的定義是「一個人單手可拿的食物量」(1235)。不僅罕見，稱呼各異，意義也大不相同。於是，作為傳達相思或情傷 (Austen 62) 訊息的拒食，就常常在晚餐出現，也因此才會出現晚餐拒食而早餐會吃的特殊現象。³ 而剛開始刻意的拒食 (相思)，也在之後演變成真的失去胃口 (情傷)，於是就出現早、晚一致不吃的拒食 (相思) 的狀況，而不是晚餐拒食，早餐準時的奇特現象。⁴

飲食既然是維生的基本條件，那麼放棄飲食便是放棄了求生的意志，是感性、不理智的極致，也是符合瑪莉安剛開始的性格設定。紹斯各 (Christopher Southgate) 在研究戒肉等信仰型拒食之際，曾引用霖季 (Andrew Linzey)，主張拒食表達了一種更崇高的存在 (253)。霖季說：「拒食肉類，我們見證更高階的存在」(140)，用以探討與強調動物的生存權；紹斯各說同樣的話，用以探討飲食的宗教性；對瑪莉安而言，則是表達了高於求生意志的存在，便是愛情。不管是賭

² 根據連恩的版本研究，「Luncheon 這個字，也只用了一次，用在《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Lane 34)，也就是伊莉莎白 (Elizabeth) 與簡 (Jane) 自倫敦返途中，點了一道 *cold luncheon* 之處 (Austen and Chapman 222)。

³ 「吃完早餐，她便一個人出門」(“When breakfast was over she walked out by herself”；奧斯汀 91；Austen 62) 便是這類的例子。晚餐以外乖乖吃，晚餐不到，絕對不聞。

⁴ 「她幾乎無法吃任何晚餐」；「早餐時，她沒吃，連試著吃一點東西都不肯」；「都好幾天了，她一直沒胃口；都好幾晚了，她一直沒睡好」(奧斯汀 114, 128, 131)。此處各例，不論晚餐與否，皆因情傷已深，無心飲食，而非拒食的展演。

氣不吃，還是真的吃不下，就是一種愛情至上的宣言。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便認為拒食是類似語言的行為，而且「並非所有的拒食，都在拒絕食物」，背後隱含的，可能是「拒絕繁衍、拒絕順從」（63），這也支持了飲食行為作為溝通方式的看法。探討人際互動的安潔（Natalie Angier）也認為，拒食者「以此〔拒食〕傳達委婉的訊息，表示由他拿主意；表示他大可不受禮、不結盟」（265）。研究兒童心理與行為的庫克（Peter Cook）也提到，早在1969年的研究中發現，在十七個月大的嬰幼兒身上便察覺到突然被剝奪情感依賴對象（母親），又無法在護士身上建立相同依賴時，第四天便開始出現拒食現象（24）。從這點看來，人不但具備求生的本能，也善用與攝食求生相反的手段，向周遭發出激烈、極端的警訊，瑪莉安便是這樣的孩子。不過，既然拒食是作為一種溝通手段，那麼周遭勢必有著能接收到訊息的見證者，餓餒的危險性相對降低，也就與求生本能沒有太大的衝突。看來，人類有著在失去所愛時，訴諸拒食的本能，也有著在應對時，以拒食作為手段的行為，也有著在保護信仰時捐棄生養的選擇，為了自身之外一種更崇高的存在（紹各斯與霖季所探討的信仰是宗教，而瑪莉安的信仰則是愛情）。拒食在種種層面上的意義，體現在瑪莉安身上，也相當吻合這充滿稚氣純真、自我主張、浪漫情懷的感性角色。

相對於拒食的妹妹瑪莉安，進食的姊姊愛蓮娜，是個為大我而活的人。愛蓮娜是理性的化身，經常陪伴在瑪莉安身邊，保持感性與理性的平衡與和諧，如果她們二人不是一個家庭中的兩個姊妹，那麼應該就是一個人身上的兩個面向吧！總之，妹妹是感性的，活在自我的感知與情懷之中；而姊姊是理性的，顧慮著他人的感受與周遭的大局。妹妹是利己的，姊姊是利他的。透過《理性與感性》中飲食作為一種

溝通系統的安排，愛蓮娜的進食，也是以他人為考量的。當愛蓮娜發現，她心儀的愛德華已經與他人有了婚約，愛蓮娜必須面對自己的情傷，但是擔任妹妹的支柱，旁人的慰藉，以理性看待世界……這些都是愛蓮娜眼中，責無旁貸的承擔。⁵於是，一反常態、顛覆作息、致使憔悴落魄，絕非是這位理性長女的選項，因為這樣做，不啻為散佈負面訊息，使得周遭氣氛變僵，也令親友擔憂掛心，這些皆是愛蓮娜所不為。因此，「深信自己沒做什麼錯事，招致眼前的不幸」，並且在這之前就反過來同情愛德華，覺得年少無知時所作的約定，迫使不相愛的人也無法分開，愛德華受的苦不亞於自己，也因此「在失去所有寶貴的希望，她傷心受苦，但從妹妹們的表情，無人能得知，愛蓮娜正在暗地裡哀悼，重重障礙必將永遠阻隔她與所愛」，所以她即便心裡苦，她也不說，一說，家人與旁人便會知道，一知道，關心的人便擔憂，不關心的人便閒話。所以，釐清自己的思緒以後傷心受苦「才兩小時後，她便加入大家，共進晚餐」（奧斯汀 100）。不用說，沒人在這種情況下吃得下；不用說，愛蓮娜是不動聲色，強迫自己與大家一起用餐。深諳一起用餐是超越飲食本身的社交辭令，愛蓮娜再沒胃口也不能像妹妹瑪莉安一樣，說不吃就不吃，動輒釋放出不順心的訊息，讓母親與姊妹們擔心分憂。

有沒有胃口，是個人的事；吃不吃晚餐，卻是全家的事。愛蓮娜深諳此大義，故對她而言，不吃不是個選項。歐荷斯（Elinor Ochs）等學者將家庭晚餐分為兩大類：「相聚談心晚餐」（centralized dinner），全家人聚集，交流一天的經歷，餐點進而成為一種象徵；「功能性晚餐」（decentralized dinner），家人不一定共時同地用餐，就算是，也

⁵ 按照故事進行的順序，瑪莉安先對魏勒比產生相思之苦，接著是愛蓮娜獲知心儀的愛德華已有婚約在身，所以比妹妹更早遭遇情傷。姊姊情傷之後，才是妹妹認清魏勒比的花心與勢利，於是妹妹瑪莉安也遭受情傷，而自己傷得不輕的姊姊愛蓮娜，卻得忍住自己的傷心，勸著妹妹瑪莉安寬心。

可能被要求靜默、不得交談，晚餐的目的便是其功能——填飽肚子（96-97）。愛蓮娜當然知道，不管有沒有客人，她們母女間所進行的，正是「相聚談心晚餐」，所以妹妹才能拿來鬧情緒；所以姊姊才必須不動聲色，強迫自己吃，照顧大家的情緒。因伯-布萊克與羅伯茲（Evan Imber-Black and Janine Roberts）的研究指出，「作為一種儀式，家庭晚餐包含許多象徵與象徵動作」，而這其中，「飲食取向，便能象徵個體的差異，……飲食取向能象徵拒絕跟家裡其他人一樣」（116, 161-62）。所以，不吃就是不對勁了；不吃，就不是一份子了。正如上述兩位學者所言，家庭晚餐是一種儀式，違反儀式，便造成差異，費雪爾（Anne K. Fishel）則以儀式與身份認同的關係來理解：「儀式有助於產生共同的家庭身份認同與歸屬感」，費雪爾並強調儀式中身為一家人的整體感，「這種整體感大於一個個的小個體，每個人都歸屬於這個整體，是晚餐儀式一個重要的面向」（22）。愛蓮娜因此，自始至終是儀式的參與者，是家庭整體的歸屬者，是親情的信仰者。全家相聚進食的整體性，大大超越小個體的感情問題。對於這種整體性，這種大我的儀式，歐荷斯等稱之為機會空間（opportunity space; Ochs et al. 95-110）：「晚餐……總有幾分確定，觀眾相對專注，適合宣布事情。晚餐時間，因此是一種機會空間——一種時間性的、空間性的、社會性的時刻，提供家人之間，共同參與活動的可能性」（95）。

換句話說，家庭晚餐正是一個特殊的平台，糅合了時間性、空間性，與親屬關係。於是，惟恐不知的，便於此大肆宣揚；不動聲色的，便於此格外小心。家庭晚餐的吃與不吃，便成為瑪莉安的感性與愛蓮娜的理性共同的平台。我們看到了姊姊默不作聲的隱忍進食，又看到了妹妹驚動四座的哭喪拒食。在晚餐的機會中，家人相聚的空間裡，無形的心思，展現在有形的飲食。晚餐作為一種儀式，也經由儀式的

參與與否，透露了進食與拒食的理性與感性。從象徵（因伯-布萊克之說）、身份認同（費雪爾之說），到集體行動（歐荷斯等之說），這些晚餐論述，都著重在家庭作為一個單位，晚餐作為一家人的儀式。關於晚餐作為家庭儀式，羅沙諾（Matthew J. Rossano）的定義與解釋：「每日儀式是指家庭互動，具有家庭特色的形式，且進行得比慶典與傳統更為頻繁。每日儀式重複行為，並且攸關睡眠（就寢儀式）、飲食（晚餐儀式），以及接風與送行」（91）。除了將每日反覆操作的行為模式與家庭生活的日常作息納入儀式的範圍，羅沙諾還進一步解釋：「例行與儀式，只是意義程度上的差別。整體而言，例行較屬純功能性，涉及家庭成員必須從事、而非想要從事的活動。例行與儀式互有交集，故一件例行之事，可成為一種儀式，一旦家庭賦予該例行之事特殊的意義。……有些規律的活動同時具有例行與儀式的元素。用餐時間可能具有不太有意義的例行活動（擺盤），融合儀式化與有意義的活動（決定座序與餐前禱告）」（Rossano 91）。

羅沙諾的看法，點出了三點要項：一、家庭才是儀式最頻繁的場域；二、家庭日常作息，已具備重複性；三、態度決定儀式，一旦日常作息的某一環被賦予新意，儀式性即產生。從這三點中，可看出羅沙諾重要的貢獻就在於界定例行與儀式兩者為程度的差異，而非本質的差異，並且兩者之間呈現流動可跨越的狀態。以《理性與感性》為例，晚餐就是這樣的例子。但是晚餐的特質，除了例行性與儀式性，對於上述所提的「相聚談心晚餐」而言，其實晚餐的重點在於互動，其中一大部分，便是落在晚餐時的交談。所以布倫-庫卡（Shoshana Blum-Kulka）便把重點放在「晚餐談話的功能」（the dynamics of dinner talk; 34-56）。他認為，家庭中的晚餐談話，有兩大面向，也是兩大功能，他各別以兩個字彙稱之：「養成訓練」（socialization）與

「交流談心」(sociability)。前者指的是在家庭晚餐中，透過談話交流，使子女經由與雙親的互動，成為家中的一份子，習得該家庭的溝通模式與價值觀 (1-33, 220-59)；後者指的是在家庭晚餐中，透過談話交流，一家人分享一日的經驗，進行非飲食功能性的對話，在談笑之中拉近彼此的距離 (34-56)。布倫-庫卡 (Blum-Kulka) 認為「晚餐談話，檢視晚餐中交流談心與養成訓練兩個目標的交互效應。晚餐談話要從兩個立足點來看：一、考量晚餐談話整體的主題構成；二、檢視影響談話走向的言語作為 (verbal moves)」(34)。在這對姊妹家中，晚餐談話的主題，在詹寧斯太太等人的影響下，可以說不離婚嫁。在第七章末尾、第八章開頭，詹寧斯太太登場時，我們便知道，詹寧斯太太是個有錢的寡婦，不但不用伺候丈夫，兩個女兒也都嫁得好。「所以她現在無事可做，只有幫全天下的人作媒了。一提到促成這種美事，她可是熱心積極了，一定竭盡所能，不錯過任何機會，把她認識的年輕人送上禮堂」；再加上她天賦異稟，「一下就能看出，誰喜歡上誰，也樂於冒個險去逗逗好些年輕姑娘，透露點風聲，讓她們一來臉紅，二來也滿足虛榮」(Austen 29)。回到布倫-庫卡提到的第一點，我們可以說，達許伍德家晚餐談話的主題，向來小家碧玉，尋覓夫婿 (詹寧斯太太的長相左右，更是確定這點)。而第二點影響談話走向的作為，其實就是對第一點的實踐與合作態度。順著第一點，全家一起吃飯聊天，便是符合主題的走向，所以不願意家人擔心，以大我為重的愛蓮娜，再怎麼難過都還是選擇進食 (Austen 100)，不願改變小我的動向去影響大我言談的走向。相對的，不顧家人擔心，以小我為重的瑪莉安，再怎麼勸慰，都還是堅持拒食，逕自改變小我的動向而影響大我言談的走向。這也解釋了，與第一點背道而馳的瑪莉安，她對於感情不順遂的反應是不吃、不說，除了刻劃瑪莉安的個性外，

也有助我們理解晚餐談話的動能在《理性與感性》一類作品的文學氛圍中，具有什麼樣學理的論證與詮釋能力。

在理性姊姊的進食與感性妹妹的拒食之外，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元素，便是開朗媒婆詹寧斯太太的餵食——詹寧斯太太「食療」。之所以稱之為餵食而不說是勸食，是因為對於達許伍德家，詹寧斯太太偕同他的女婿約翰爵士（Sir John Middleton）可謂極盡食宿之援助，在達許伍德母女四人走投無路時，由於約翰爵士的援手、詹寧斯太太的陪伴，使她們有了安身立命的處所，有了社交面世的場合。尤以詹寧斯太太之慷慨（把達許伍德姊妹帶在身邊，供其吃住；Austen 109-241）、熱心（有心促成有情人終成眷屬，而亂點鴛鴦譜）的程度看來，稱之為勸食者，略顯不足，稱之為餵食者，正符合她那稍稍強人所難的過度好意（例如在瑪莉安極為難過的那一晚，不斷送吃送喝的，希望能藉此安慰傷心的瑪莉安；Austen 137, 138, 140）。除了作為一個生活的供給者與社交的引領人，詹寧斯太太餵食療癒的功能，充分表現在瑪莉安遭逢情傷之時。首先是約翰爵士一家的宴會，熱鬧喧嘩，非比尋常，容不得思索、深談，自然也就容不下什麼傷悲。誠如書中所言：「聚會不可能為了交談……有空也很少大家閒聊，更絕不談論什麼特定的話題。他們聚會，就為了吃吃喝喝，一起開懷大笑，打打牌……」（Austen 102）。乍看之下，自是膚淺，然俗則俗矣，其氛圍不容憂傷。在這樣社交情狀的設定下，詹寧斯太太的療癒作為，可以說既相容又直觀。相容，因為辦宴會的約翰爵士總是跟勸人吃的詹寧斯太太一搭一唱，一個女婿老喜歡把人聚在一起，一個丈母娘老喜歡把人送作堆。直觀，因為喜歡照顧人的詹寧斯太太，最擅長的，除了張羅喜事，大概就是張羅食事了。而對於這位古道熱腸、直覺爽朗的婦人而言，能吃就會好，即便當瑪莉安遭逢情傷，詹寧斯太太也是帶

著這份認知，不斷地試著餵食。我們可以很概括性地說，這大概就是很傳統的對人好、照料人的方式。這就是比較沒有心思、比較直接的療傷方式。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詹寧斯太太的食療是相當唯物，抗拒柏拉圖二分法的，而約翰爵士與詹寧斯太太愛熱鬧、愛湊熱鬧的習慣，也是有助於療癒的。這甘草二人組，正符合歐荷斯等對家庭晚餐中熟人加入的影響觀察：「在趨於相聚談心的家庭晚餐中，家中成員以外的熟人出席，同桌參與敘事，有助於啟發或以其他方法尋得合乎社交節度的解決之道」（Ochs et al. 108）。的確，當母親在瑪莉安身邊時，詹寧斯太太的在場，令人無法分心思考；當母親不在瑪莉安身邊時，詹寧斯太太的陪伴與供給，則是姊姊愛蓮娜以外，唯一類似家人噓寒問暖的關懷。甚至，在相處多時之後，詹寧斯太太與這對達許伍德姊妹面對她們刻薄吝嗇的同父異母哥哥來訪，一同受氣，之後再一同爆發，形成率直的妹妹、內斂的姊姊、開朗的詹寧斯太太沆瀣一氣，齊聲開罵的親暱場景（如果不算乾媽，也算是個遠方姨婆了吧；Austen 190）。

到了瑪莉安認清魏勒比即將與他人結婚的事實，情傷愈發劇烈，詹寧斯太太的療癒餵食，就愈發密集，愈發充滿關懷。詹寧斯太太打定主意，「壁爐旁最好的位置要留給瑪莉安，家裡所有好吃的東西都要拿來哄她吃，每天有什麼事都要說給她聽，逗她開心」，舒適的空間、上選的飲食、話語的慰藉，「詹寧斯太太做了種種努力來治癒情傷，張羅了各式各樣的甜品、橄欖，以及暖暖的火」（Austen 137）。看來，詹寧斯太太正是把飲食，這最根本最原始的照料行為，實踐為療癒的儀式，試圖以具體的飽足與溫暖，撫慰內在的空虛與心寒。這種以具體之物、以具體作為著手，觸及無形情緒的切入點，便反映在詹寧斯太太的語言之中。「『可憐人哪！』她〔瑪莉安〕一走，詹寧

斯太太便大聲說，『我見了她就好難過。而且我敢說，她連酒都沒喝完就走了！還有櫻桃乾也剩著！主啊！什麼都讓她快樂不起來。只要讓我知道有什麼是她喜歡的，我一定派人遍城去找……』」（137）。可以說，食物就是詹寧斯太太的語言，就是她表達關懷的詞彙。詹寧斯太太開口閉口談吃，但這就是她表達關懷的方式，以飲食進行幫助他人的療癒儀式，也因為不斷想要治癒瑪莉安的情傷，於是不斷試著餵食，直到晚上就寢，她還是得交代一聲：「讓她說說她想吃什麼，吃了再去睡」（138）。或許，我們可以這麼理解——吃，一來是日常的維生手段，二來是情傷的良性分心。吃了，便開始懂得照顧自己；吃了，便少一點心思受苦。或許詹寧斯太太深諳療癒之道，熟知「藉由食物，使人分心，避開不願經歷之感受」，從今日科學的觀點，以食療傷，也的確「可成具有誘惑之行為，阻斷察覺直覺訊號的能力」（Tribole 152）。從這個角度來看，詹寧斯太太便不是有心無腦的傻好人，而是高度實踐物質性的療癒師。

關於詹寧斯太太與食物的關係，麥可·李（Michael Parrish Lee）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他認為，像詹寧斯太太一類，珍·奧斯汀筆下的人物，「佔據大量敘事的注意力，將飲食醒目凸顯為前景。藉此，他們〔這樣的角色〕便能被用來作為小說主軸的中斷者，將婚姻與餐飲策劃混為一談，當真把吃喝與戀愛當成互可代換之事」（Lee 39）。這樣的看法，對詹寧斯太太當然是貶多於褒的。在麥可·李的再次強調中，「詹寧斯太太將愛情分類為與食物同一個類別，即便面對愛蓮娜深深的憂傷，擔憂著妹妹為愛所傷的心靈，受傷之深，無以慰藉」（41）。這麼說，似乎是詹寧斯太太無視他人之傷，一味勸食，或是顛預無知，不分愛情與麵包。與愛蓮娜相較，詹寧斯太太當然未能達到那種姊妹契合、同感悲痛的境界。也可能是，感同身受，而表達方

式不同，純粹是個性使然。再者，與妹妹心有戚戚的愛蓮娜，在陪同難過之餘，心中已認定妹妹的情傷是無以慰藉了（*inconsolable*; Lee 41）。那麼，陪同難過，認定此憂無解，便是僅止於此；張羅餐點，進酒勸食，即便不療癒，正向分心的儀式已建立在生計上展開。對於瑪莉安的情傷，愛蓮娜的同情是不作為的，詹寧斯太太的同情是有作為的。愛蓮娜理解瑪莉安，認定情傷難癒，這樣的同理心，另一面卻是療癒能力的消失。詹寧斯太太相信食物能夠療傷，或至少有些許幫助，心疼瑪莉安與張羅飲食，證明了她具備掌握與運用資源等社群力量。而運用飲食行為與飲食儀式，來達到改善情緒的目的，詹寧斯太太已符合梅薩與帕索曼（*James Meza and Daniel Passerman*）定義中療癒者三項特色中的兩項：「具備社群力量」、「作為求助對象」、「以文字、行動、儀式改善情緒、態度、行為」（207）。其中，除了瑪莉安並未主動求助，而是詹寧斯太太向不領情的瑪莉安主動提供協助之外，條件皆符。將愛情與麵包兼顧，視不同的情狀而截補調度，這正是詹寧斯太太身為療癒者的特質。

威爾克斯（*Christopher Wilkes*）則是將食物視為社交指標或社群符碼，認為瑪莉安在意識到魏勒比的變心，兩人不再有未來，便「全然摒棄食物，彷彿她必須將食物自身體摒除，才能將自己從社交生活摒除」（150）。那麼便與急著安慰瑪莉安的詹寧斯太太形成了一種逗趣的攻防戰：食物是慰藉、是生命。受情傷的，拒絕一切安慰，捐棄求生的憑藉；想療傷的，四處尋覓珍饈，盼著多少勸食些什麼。瑪莉安就像守住進食入口的守門員，詹寧斯太太就像是鏗而不捨想進球門的球員，「急得團團轉，內心深信，一定有什麼吃的喝的——一杯紅酒、一份中東的異國點心、一顆橄欖、一瓶甜酒、一個水果，翻遍整個倫敦總有什麼，能騙她吃一點，讓她好起來」（*Wilkes* 150）。成了一個

不肯吃，一個不肯放棄找吃，拒食與餵食對峙的狀態。在威爾克斯的觀察中，食物作為符碼，似乎等同一線生機，等到瑪莉安陷入絕望深淵，大病一場，「此時食物自景象消失，幾乎殆盡。此前各景，飲食充斥，踏入誰家宅第皆然。如今，一切盡失，僅得偶見一只茶杯、一碗稀稀的麥粥」（162）。在麥可·李的論述中，食物的出現或是餵食的意圖，造成了敘事的中斷；在威爾克斯的論述中，食物的出現與餵食的意圖，造就了敘事的語彙，也成為了情傷與療傷二者拉鋸消長的符碼，延伸出主要的文字敘事外的另一條意象敘事線。

如果說珍·奧斯汀著眼的是現實世界中的愛情，是愛情與麵包必須兼顧的長久關係，那麼詹寧斯太太不但不是麥可·李所認為的老糊塗，反而還是珍·奧斯汀的代言人。⁶所以詹寧斯太太並非誤以為「吃喝與戀愛可相互代換」，而是時時提醒不能沒有麵包，光求愛情，不能為了愛情，放棄麵包。畢竟，沒有了求生的意志，便失去了求愛的可能。詹寧斯太太這種留得青山在的現實考量與珍·奧斯汀的著眼點是相契合的。也因為是這樣的現實考量，詹寧斯太太總是在重要的時刻伸出援手，除了對愛蓮娜與瑪莉安的照料之外，對突然間一無所有的愛德華也是如此：「可憐的年輕人！詹寧斯太太大聲說，我很肯定要請他來我家，管他吃住。我要是見到他，就跟他說。他現在不適合自己在外花錢，找旅店什麼投宿」（Austen 189）。或許詹寧斯太太從來不懂瑪莉安理想中的愛情到底是什麼模樣，但是在她的務實呵護與古道熱腸的關懷下，情傷之後的瑪莉安逐漸恢復生氣。此前，在瑪莉安枯等突然離開，前往倫敦的魏勒比時，有一段敘述瑪莉安的狀況：

⁶ 韋爾姆（Julia Wilhelm）以《傲慢與偏見》為例，說明珍·奧斯汀的小說人物，「每個人的財務狀況，並非大略估計而已，反而是提供讀者非常精確的種種數據」（69）。司圖洛克（June Sturrock）則以《曼菲斯莊園》（*Mansfield Park*）為例，「清清楚楚——收入高低，金錢贈予。從第一句開始，便一直如此」（74）。曼德爾（Anthony Mandal）甚至認為「她的情節由財務的局勢來推展」（32）。克卜蘭（Edward Copeland）則認為「奧斯汀的敘事主幹，是求正當手段、尋常方法，取得最為重要……的資金」（317）。

「瑪莉安，出乎姊姊的意料，決意與大家共進晚餐……她的食量與冷靜，都超出姊姊的預期」（136）。或許這是瑪莉安的逞強與故作冷靜，但此時也只是魏勒比狀況、行蹤不明，距離他負心求財的惡行被揭發前，尚有一段時日，站在食物意象作為希望、生機的角度，這段敘述應和了上述威爾克斯的觀察。

除了瑪莉安、愛蓮娜、詹寧斯太太三者之間所見的飲食作為——拒食、進食、餵食之外，一個有關達許伍德家的小妹瑪格麗特（Margaret）的描述特別耐人尋味——「瑪莉安早就吩咐不吃了別備餐，達許伍德太太與愛蓮娜也都沒了胃口，而瑪格麗特可就得天獨厚了，因為兩位姊姊這陣子都經歷了那麼多不安，煩都煩不完，吃都吃不下，她可都沒什麼好煩，可以好好吃她的飯」（Austen 251）。於是在小妹瑪格麗特身上，從未失去的胃口便等於從未遭遇情傷，等於情竇未開。吃與不吃？不再是單純的生理需求，而是是否為情所苦的象徵。以瑪格麗特的眼光來看大人失去胃口，其納悶不解，也正足以說明她距離愛情的苦果尚遠。瑪格麗特一次成為餐桌上唯一吃得下的人，餐桌成了識愛、不識愛的分水嶺；瑪格麗特因此置身於拒食、進食、餵食的社群作為之外，不落入那難過不吃、強忍跟著吃、熱心勸人吃的三味。背後的原因，是這家中的小妹，是情傷的免疫體，她永遠保持胃口，不為誰而不吃，不為誰而硬吃，也不懂為何要逼人家吃。瑪格麗特不須為誰消瘦，她擁有百分之百的身體疆域，不被任何外來的傷害侵擾。

除了在這情傷的三方中擔任餵食的角色，詹寧斯太太也具備了一項特殊的對比功能。在《理性與感性》中，達許伍德姊妹同父異母的哥哥約翰·達許伍德大概是僅次於魏勒比的反派，置其妹妹於懸殊的生活條件，極盡一切巴結富人，以金錢作為唯一衡量人的標準，其結

果便是開口是錢，滿嘴銅臭。提到詹寧斯太太時，約翰·達許伍德很有興趣，他跟愛蓮娜說：「我瞭解她是個很有錢的女人，還有米德頓夫婦〔詹寧斯太太的大女兒及女婿〕也是，妳一定要向他們介紹我」；聽人提起上校時，他又問：「布蘭登上校是誰？他是有錢人嗎？」（奧斯汀 157, 158）。而除了守財、苛待妹妹之外，他還瞧不起兩位妹妹窮——瞧不起愛蓮娜時（誤以為上校是愛蓮娜的對象），竟說：「妳財產那麼少，人家可能卻步，他的朋友可能也會勸他不要」；瞧不起瑪莉安時，還說：「我懷疑瑪莉安現在最多能否嫁得到年俸五、六百英鎊的男人」（158, 161）。而提到自己，便開始哭窮，深怕妹妹們見他富裕，跟他要錢，於是一連串荒謬的抱怨，彷彿富人學窮人抱怨，只能不斷地說著，家裡的僕人、司機、廚師有多窮。於是他就抱怨經濟負擔重，身上沒什麼錢，因為買了塊土地而且買貴了，遷居也要一筆開銷，父親留下的好東西都給了妹妹……自以為很成功地哭窮了，不必再多給什麼，一邊恭喜愛蓮娜認識這麼有錢的詹寧斯太太，還癡心妄想地說：「她一定會留一大筆錢給妳」（160-61）。之後，當愛德華失去了繼承權，約翰·達許伍德更是高談闊論，滿口金額，算計這是為數幾千、幾鎊的不幸，以及為了其他的事（譬如感情）而失去財產，是何其愚蠢，最後為了愛德華下了個結語：「我無法想像有更淒慘的情況」（189）。對這樣的人來說，錢是衡量人的標準，是結交朋友的前提，是丈量幸與不幸的繩墨；錢，就是一切。

如此評斷愛德華的勢利言辭，緊接著而來的是溫馨的關懷，也就是詹寧斯太太擔心愛德華生活沒有著落，歡迎到她家作客的那番話。這樣緊湊的安排，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前者，以財度人；後者，以食助人。同樣讓兩者形成對比的，還有他們各自看人、評人的方法。譬如上述所舉，約翰·達許伍德因財富而視詹寧斯太太、米德頓夫婦，

以及布蘭登上校（Colonel Brandon）為值得交際的對象。然而同樣視上校為富裕之人的詹寧斯太太，在形容他的富裕時，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著眼點：

德拉佛（Delaforde）是個好地方，我可告訴你；正是我說的那種老式風格的好地方，處處舒適便利；高牆環抱，十分幽靜，地上則長滿鄉間最好的果樹，在一處角落還有一棵桑椹樹呢！老天！夏綠蒂（Charlotte；Mrs. Palmer；詹寧斯太太的小女兒）跟我去過一次，吃到撐了！而且，有鴿舍，有討人喜歡的魚池，還有美美的造景運河，總之，就是能想到的都有。此外，離教堂也近，離公路也才四分之一哩，所以不會無聊，因為你走到屋後坐在那棵老紫杉下，就能看見所有路過的馬車了。啊！這真是個好地方，村子邊就有肉鋪，牧師也住在不遠處。我想，它比巴頓莊園（Barton；即詹寧斯太太自己家）好上千倍，那裡光是買個肉，就得走三哩路，最近的鄰居就是令堂。好了！我要趕快去幫上校打打氣。你知道的，就像吃羊肩肉，吃了一塊就忘了上一塊，如果能讓她〔瑪莉安〕快點忘記魏勒比就好辦了。（Austen 139-40）

我們看到約翰·達許伍德對富裕的形容不外乎是「錢、錢、錢」，而詹寧斯太太對富裕的描述卻是「舒適便利」、「果樹」、「桑椹」、「吃到撐」、「有肉鋪」。而最後話題從上校的家產莊園回到上校身上，希望上校能成為瑪莉安的新歡，讓她忘記負心漢魏勒比這個舊愛，沒想到詹寧斯太太一開口，又來個「羊肩肉」的比喻，在令人莞爾之

餘，我們也愛上了這樣一位有錢卻不滿口提錢，有錢卻深知錢為生活的憑藉而非人生的目的，有錢卻不吝財，有錢卻輕財重食的暖心角色。

約翰·達許伍德重視錢財，詹寧斯太太重視飲食，乍看之下只是興趣不同，生活重心各異，但細加解析，遠不僅如此。在這兩個人身上，我們看到重財者，見財近人以求利；重食者，以食饋贈以助人。重財者，結識少數對象，經營達貴社交圈；重食者，不限友人、落難之人，設宴廣邀眾人同歡。重財者，求的是人人為我；重食者，做的是我為人人。所以，重視財富的約翰·達許伍德，真正重視的是外在的錢財如何進入他的口袋，為的是自己；重視食物的詹寧斯太太，真正重視的是自掏腰包備妥的餐點如何進入他人的胃袋，餵的是別人。重財的那個人，利己；重吃的那個人，利他。此外，貪求財富的約翰，已是生活相當優渥之人，所貪之財，皆已是所需範圍之外，亦或是此生用不到之金額，故加深了貪得無厭、自私自利的印象。好客供食的詹寧斯太太，亦是生活優渥之人，所得之財，習以為常地轉換為宴飲以供分享，除了幫助達許伍德姊妹及其母親，更想邀請落難的愛德華入住，故加深了古道熱腸，樂善好施的印象。前者為自己錦上添花，後者為他人雪中送炭。威爾克斯另外提到，「無處不在的飲食主題，延續到布蘭登上校，當他提議邀客到他的莊園野餐，雖說他隨即以神秘之因離開現場，但賓客駐足，享用豐盛的餐點……尚有詹寧斯太太茶點一幕，時為達許伍德一家共處客廳用茶，就在此時，她〔詹寧斯太太〕提議到她倫敦家中作客」（Wilkes 162）。⁷從威爾克斯將上校的宴席與詹寧斯太太的供給並列，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在《理性與感性》的氛圍中，友善、慷慨、分享，似乎都是在飲食意象的呈現之下所傳

⁷ 自此，達許伍德姊妹的生活起居，便一律由詹寧斯太太供應、照料，一直到故事快接近尾聲。

達的。於是一時自顧不暇的布蘭登上校，即便離身而去，依舊盡了地主之誼；詹寧斯太太視達許伍德兩姊妹如家人，取代其母親成為就近照顧的長輩，長期供應食宿噓寒問暖。布蘭登上校與詹寧斯太太兩人，便在威爾克斯的並列下，成為飲食意象所呈現的友善利他化身。

如此看來，瑪莉安的拒食，愛蓮娜的進食，都是因應個人感情危機做出來的社群行為，拒食是比較感性的危機處理，進食是比較理性的危機處理。但是此二者與詹寧斯太太的餵食有著一個根本的不同：拒食、進食—處理自己的問題；餵食—處理別人的問題（不管對方是否樂意接受協助）。詹寧斯太太作為三者中唯一的飲食供應者，也是療癒的提供者，她提供的療癒，或是說她提供療癒的毅力，也影響了愛蓮娜，最後得到愛蓮娜的認同。一晚，瑪莉安睡下後，詹寧斯太太端來了一杯紅酒，說道：「我剛想到，家裡有些上好的南非甜酒（Constantia Wine），是我喝過最好的，我倒來一杯給妳妹妹」（Austen 140）。隨後詹寧斯太太又提到以前她丈夫犯痛風時，喝一點南非甜酒，「比世上其他任何東西都來得好，一定要拿給妳妹妹」（140）。講到這裡，其實愛蓮娜不希望好不容易靜下來準備就寢的妹妹再受打擾，告知詹寧斯太太妹妹大概睡了之後，便接過酒杯說：「如果您允許，這酒就我自己喝吧」，因為她心想，「它的療癒力，若能治癒一顆被辜負的心，那麼，治得了妹妹，就自然治得了她自己」（140）。這是令人有些心疼，又有些詼諧的一幕。姊姊愛蓮娜等於是攔截了妹妹治心病的藥。當然，妹妹不該再受驚動，為了一杯甜酒起身；另一方面，姊姊受的情傷絕不亞於妹妹，更有資格喝下這一杯。更進一步來看，以酒療傷、借酒澆愁，已經不論理性感性，成為兩者共同的慰藉。這麼說來，原本此三者的飲食作為：拒食—進食—餵食，已經形成明顯的互動結構：感性的情傷接受療癒—理性的情傷接受

療癒—飲食的儀式提供療癒。或許我們可以說，從當初近乎任性的感性角色（瑪莉安），厭惡只愛吃喝喧嘩的詹寧斯太太，以及謹言慎行的理性角色（愛蓮娜），巴不得心直口快的詹寧斯太太能少開口，少探口風，到現在的朝夕相處，成為姊妹共同的依賴，並且妹妹的感性與姊姊的理性一起受到詹寧斯太太物質性的動搖，不僅僅到最後姊妹倆已共同接納飲食作為療癒的符號，⁸ 加入其溝通與互動的系統，更進一步的，兩姊妹亦加入詹寧斯太太的言談系統，在忍無可忍之際，一起謾罵財迷心竅的勢利鬼約翰·達許伍德。於是浪漫的感性、內斂的理性最終在心直口快的物質性中，找到共同的語言。

如果我們可以不將詹寧斯太太視為一個角色，而是看作感性、理性與物質世界接軌的途徑，那麼詹寧斯太太身上所具備的飲食供給與言辭發洩，以及隨侍在側而漸次親近的形象，便是姊妹倆以本性中的理性與感性，與世磨合、融入世間的過程中，獲得療癒的源頭與表達情緒的出口。經歷了入世的調適與磨合，理性沈著的愛蓮娜，也感受到愛情的感性衝擊，「萬般感受，獨缺鎮靜」，隨後又被「自己的幸福所淹沒……得花好幾個小時才能讓精神安定下來，才能讓心裡有某種程度的鎮靜」（Austen 256, 257）。同樣的，感性的瑪莉安在最後也習得理性，摒除對負心漢的浪漫情懷，「不願成為難以抗拒的激情下的犧牲品……她有了新的寄託，承擔起新的職責，置身於新的家園，成為一個妻子，一家之女主，照料一村之生計」（268）。理性者趨於感性，感性者趨於理性，本性各異的少女最後逐漸調和，尋得安身處世的方法，成為融入世間的人妻。這調和理性與感性，使其更接近

⁸ 此處指三十章後，瑪莉安恢復進食也開始對詹寧斯太太友善，並非專指上處詹寧斯太太給瑪莉安備餐倒酒，瑪莉安仍拒食，其酒由姊姊代喝。而其實在小說中先拿酒給瑪莉安的，是姊姊愛蓮娜。早在二十九章，姊姊進房探望憔悴的妹妹，就給了妹妹一杯酒。不過一切膳食都由收留的詹寧斯太太提供，而姊姊或許也受詹寧斯太太影響，對不依不從，生無可戀的妹妹，開始擔心最基本的飲食，所以我依然認為飲食療癒的最終提供者，是為詹寧斯太太。感謝審查人於此處提點，裨益補強釐清。

實體世界的實踐性的，便是詹寧斯太太與她開口閉口勸吃勸喝的物質性關懷了。

詹寧斯太太的務實所觀照的物質，在其語言中最能體現。詹寧斯太太心直口快，毫無遮攔，她的快人快語或時而快人粗語，也就成了關注的焦點，也因此兩姊妹一開始很抗拒與詹寧斯太太同往倫敦之行，柏根斯（Moreland Perkins）也據此詳述，言行不同，故不相為謀（65）。斯多克斯（Myra Stokes）也提到這位「非常鄙俗但是本性善良的詹寧斯太太，前面那個特質讓瑪莉安嫌惡到無法肯定後面第二個特質」，但斯多克斯也提出另一個看法，詹寧斯太太的談吐「營造出一種言辭的粗糙，是自然天生的病癥」（172, 16）。不難看出言下之意——詹寧斯太太的言語粗鄙雖為人詬病，但實則不矯揉、不造作的表現，而布瑞（Joe Bray）亦提出相同的看法，認為詹寧斯太太「言辭上明顯的粗鄙並非不真誠或人格缺陷。相反地，她樸實的用詞正捕捉她務實的觀念與善良」，並強調「詹寧斯太太大刺刺地說著粗鄙言辭，展現出她具有惻隱之心的天性」（120, 121）。從她心疼瑪莉安、痛罵魏勒比到她心疼愛德華、痛罵露西（Lucy），都能看到她心懷惻隱而口無遮攔的一面。除了直白不假修飾這個面向，拉謝爾（Mary Lascelles）還特別注意到「描述可視世界（the visible world）的段落……在她〔奧斯汀〕的小說中很罕見」，而這些罕見的例子中，詹寧斯太太便是其中一例，「詹寧斯太太對德拉佛莊園的描述正描述了詹寧斯太太」（178）。拉謝爾的解釋是，這與「故事的必要性有關」（178），可以理解成詹寧斯太太代表的便是務實的可視世界，不能是空有感性、沒有理性，或空有理性、沒有感性的世界；必須是兼顧愛情與麵包，不必勢利但不虞匱乏的世界。置三者於此框架來看，拒食者，空有感性，並且為難旁人，以小我獨大；進食者，空有理性，並

據此強迫自我，以社群獨大。此二者皆未經調和之世界觀，無法涉足兼具理性與感性、愛情與麵包的世界。唯有餵食、勸食者，能夠不貪財但求不虞匱乏，不造作又不失正義，調和理性、感性與入世的物質性。所以，當詹寧斯太太在描述上校的身家時，不似約翰·達許伍德論錢計財，不似瑪莉安端看吟詩評書，不似愛蓮娜論談吐修養，而是莊園、果樹、鴿舍、魚池、生活機能（教堂不遠、肉鋪近），像是一位唯恐女兒嫁窮、嫁遠、餓肚子的母親，也同時讓我們看見務實與勢利、飽暖與貪財的差異。

在《理性與感性》中，從瑪莉安的情傷，來看拒食、進食、餵食，不難看出飲食作為一種敘事，充分發揮為一種社會性的語言。拒食成為感性浪漫的敘事，訴說的是不肯接納理想世界以外的任何現實；進食成為理性壓抑的敘事，訴說的是永遠將他人置於小我之前而不肯耽溺情感；餵食破壞了拒食與進食的堅持，否決了兩者的「不肯」，使拒食者接受食物，進食者接受感情，再也沒有非理性寧願餓死不想活的小我，或是不感性漠視自我情緒只願為大我而活。餵食不僅是情傷中的療癒敘事，作為餵食者代表的詹寧斯太太更是擔起社會化的敘事。一反過去對詹寧斯太太的解讀：多嘴、滑稽、粗鄙、狀況外，本篇的各個解讀認為，詹寧斯太太是使得純粹的理性與感性得以下凡，相互調和，在人間落實情感的途徑。而詹寧斯太太所著重的現實與魏勒比、約翰·達許伍德的現實，也表現出相當差異，如果不是唯一則是極少數文學作品中的物質化／社會化典型，將物質性世界的不可脫離與以財論人的不可取，劃出嚴明的界線，以實體實物作為描繪與敘事的詞彙，以不離不棄的供給照應漸漸濡染原本不願銜接物質性世界的兩姊妹。詹寧斯太太是一個有錢不勢利，牽紅線怕人嫁不好，心懷正義感又不敢破口大罵，有能力不吝幫助別人，有誤解不吝原諒別人（如兩

姊妹先前的態度)……結合各種使讀者感到一吐為快、打抱不平的典型。餵食的詹寧斯太太，訴說著餵食是一種能力，一種財力，一種社會正義，一種善惡賞罰 (poetic justice)。

拒食與進食，在瑪莉安與愛蓮娜身上的呈現，是一種飲食敘事所描述的社會姿態，而餵食，透過詹寧斯太太所體現的，則是調和二者，使一味為己的拒食加入理性思考，使一味為人的進食加入感性情懷，融入社群、融入他人的世界。「吃，作為文學的母題，即是一種積極的姿態，開放自我以納新穎、痛苦、猛烈、轉變」(Zhou 195)。勸食、餵食的詹寧斯太太，想要促成的不止是作媒，而是讓不含理性的感性與不含感性的理性，各自「開放自我以納新穎」，最終達到某種轉變。從這樣的飲食敘事角度來看《理性與感性》，那麼這故事便不止是性情各異的倆姊妹，在各自經歷情傷後相互守候，姊姊的成熟與容忍最後也感動了妹妹，而詹寧斯太太充其量不過是不合時宜、口無遮攔、愛鬧笑話的老粗。應該是入世的詹寧斯太太秉著優渥的身家，在兼顧愛情與麵包的奧斯汀小說中，形塑了一種獨特的飲食符碼，以古道熱腸的心，關懷傷心欲絕的胃，建立了一種務實而無物慾，有錢而不貪財的樂善好施的療癒力。在此療癒力下，受傷的心癒合，拒食的胃飽足，委屈內斂的理性得到調和，餵食的入世化身、正義化身，便是奧斯汀入世愛情觀的獨到刻劃，也是一個重新詮釋《理性與感性》的角度。

引用書目

中文

珍·奧斯汀 (Jane Austen) 。《 理性與感性 》。劉珮芳譯，
好讀出版社，2018。

英文

Angier, Natalie. *Woman: An Intimate Geography*. Virago, 2014.

Austen, Jane. *Sense and Sensibility*. Norton critical ed., edited by Claudia L.
Johnson, Norton, 2002.

Austen, Jane, and Robert William Chapman. *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Oxford UP, 1932.

Blum-Kulka, Shoshana. *Dinner Talk: Cultural Patterns of Sociability and
Socialization in Family Discourse*. Lawrence Erlbaum, 1997.

Bray, Joe. *The Language of Jane Auste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Cook, Peter. *Mothering Denied: The Sources of Love, and How Our Culture
Harms Infants, Women and Society*. Peter Cook, 2009.

Copeland, Edward. "Money." Todd, pp. 317-26.

Fine, Ben. *Political Economy of Diet, Health and Food Policy*.
Routledge, 2013.

Fishel, Anne K. *Home for Dinner: Mixing Food, Fun, and Conversation for
a Happier Family and Healthier Kids*. Amacom, 2015.

Imber-Black, Evan, and Janine Roberts. *Rituals for Our Times: Celebrating,
Healing and Changing Our Lives and Our Relationships*. Jason
Aronson, 1998.

- Lane, Maggie. *Jane Austen and Food*. Hambledon Press, 2007.
- Lascelles, Mary. *Jane Austen and Her Art*. Clarendon, 1939.
- Lee, Michael Parrish. *The Food Plo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Novel*.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 “Lunch/lunche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 Digital Edition of the 1755 Classic by Samuel Johnson, 1755*, johnsonsdictionaryonline.com. Accessed 23 May 2019.
- Mandal, Anthony. “Language.” Todd, pp. 223-32.
- Meza, P. James, and Daniel S. Passerman. *Integrating Narrative Medicine and Evidence-Based Medicine: The Everyday Social Practice of Healing*. Radcliffe Publishing, 2011.
- Ochs, Elinor, et al. “Detective Stories at Dinnertime: Problem Solving Through Co-Narration.” *Disorderly Discourse: Narrative, Conflict, and Inequality*, edited by Charles L. Briggs, Oxford UP, 1996, pp. 95-113.
- Perkins, Moreland. *Reshaping the Sexes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U of Virginia P, 1998.
- Pitkin, Hanna Fenichel. *Wittgenstein and Justic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dwig Wittgenstein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U of California P, 1993.
- Rossano, Matthew J. *Mortal Rituals: What the Story of the Andes Survivors Tells Us about Human Evolution*. Columbia UP, 2013.

Southgate, Christopher. "Protological and Eschatological Vegetarianism."

Eating and Believing: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Vegetarianism and Theology, edited by Rachel Muers and David

Grumentt, T and T Clark, 2011, pp. 247-65.

Stokes, Myra. *The Language of Jane Austen*. Macmillan, 1993.

Sturrock, June. *Jane Austen's Families*. Anthem, 2014.

Todd, Janet, editor. *Jane Austen in Context*. Cambridge UP, 2010.

Tribole, Evelyn. *Intuitive Eating: A Revolutionary Program That Works*.

St. Martins Essentials, 2020.

Wilhelm, Julia. *The Austen Formula: Jane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nchor Academic, 2014.

Wilkes, Christopher. *Social Jane: The Small, Secret Sociology of Jane*

Austen. Cambridge Scholars, 2013.

Zhou, Xiaojing. "Li-Young Lee." *Asian American Autobiographers: A Bio-*

bibliographical Critical Sourcebook, edited by Guiyou Huang,

Greenwood Press, 2001, pp. 193-98.